



猫斗， 马德里， 1936年

（西班牙）爱德华多·门多萨 著

赵婷 译

Eduardo Mendoza

Riña de gatos: Madrid, 1936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猫斗， 马德里， 1936年



〔西班牙〕爱德华多·门多萨 著

赵婷 译

Eduardo Mendoza

Riña de gatos. Madrid, 1936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16-5470

RIÑA DE GATOS. MADRID, 1936

by Eduardo Mendoza

Copyright © Eduardo Mendoza, 2010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猫斗, 马德里, 1936 年/(西)爱德华多·门多萨著;
赵婷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9
ISBN 978-7-02-011869-4

I. ①猫… II. ①爱… ②赵… III. ①长篇小说-西
班牙-现代 IV. ①I5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04474 号

责任编辑 卜艳冰 彭 伦 潘丽萍
封面设计 汪佳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54 千字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0.5
插 页 2
版 次 2017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1869-4
定 价 4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罗莎在我身旁，这个故事献给她

人类一种奇特的状况是，生活从来都可能不同于它本来的面目。

——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委拉斯开兹》

一九三六年三月四日

亲爱的凯瑟琳：

穿过边境、办理完恼人的通关手续后不久，在火车的隆隆声中，我昏昏欲睡。昨晚，我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为我们纠葛的情感关系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惊吓和痛苦困扰着。透过车窗我只看到夜的黑和玻璃上我自己的镜像：一个被焦虑不安折磨的男人的肖像。天亮并没有带来新一天到来时常有的那种放松。天空依旧阴沉，微弱的阳光使得窗外及我内心的景象都变得更加荒凉。此情此景中，我噙着泪水，睡着了。再次睁开眼的那一刻，一切都变了。灿烂的太阳在湛蓝无垠的天空中闪耀，偶尔飘过几朵炫目的白色云彩。火车在荒芜的高原中穿行。西班牙，终于到了！

哦，凯瑟琳，我亲爱的凯瑟琳，只有当你亲眼看到这壮丽的景色后，才能明白此刻我给你写信时的激动心情！不仅仅是因为地貌特征或简单的景色变化，还有一些其他的，更为崇高的缘由。在英国，还有刚刚途径的法国北部，田野很绿，土地肥沃，树很高，但天是低沉的、灰暗的，空气是潮湿的，整个气氛都很阴郁。而这儿，正相反，土地贫瘠，田地是干涸开裂的，只能生长低矮的灌木，但天空是高阔无边的，阳光如同史诗般灿烂。在我们的国家，人们习惯低着头走路，目光盯着地面，很压抑；在这儿，土地上虽然并不盛产什么作物，人们走起路来却个个昂首

挺胸，目视远方。这是一片充满激情和强烈个人主义色彩的热土。他们并不像我们那样被狭隘的道德观和挑剔的社会准则所束缚着。

亲爱的凯瑟琳，此时此刻再次审视我们的关系：一段见不得人的充满阴谋、怀疑和愧疚的地下情。并且在一段（两年，还是三年？）时间里，你我都未曾得到过一丝安宁和快乐。沉浸在我们狭隘平庸的道德世界中，怎能体会到快乐。我们宿命一般的相互折磨像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但是，解放的时候到了，这是西班牙的太阳给予我们的启示。

再见，我亲爱的凯瑟琳，为了你的青春、美丽与智慧，我还给你本该属于你的自由、宁静和享受生活的权利。我亦如此，只是独自一人时，偶尔会在我们热烈但不合时宜的拥抱的甜蜜回忆中获得慰藉。我会努力争取早日恢复平静和理智。

又及：我认为你不必向你丈夫坦白我们的这段感情，这会使他伤心。我完全能够体会当我们在剑桥那段快乐时光中所建立起来的友谊遭到背叛时该是多么痛苦。何况他是真心爱你的。

永远的挚爱，

安东尼

“英国人？”

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吓了他一跳。他写信写得入神，几乎没有注意到与他同在一个包厢里的其他旅客。从加来^①站开始，包厢中只有一位话不多的法国绅士，只在上车时和在毕尔巴鄂站下车时，与他打了招呼。其余时候，法国人一直在沉睡，他下车后，英国人也睡了一

① 加来，法国港口城市。

觉。新的乘客在沿途的车站陆续上了车。除了安东尼以外，同包厢的旅客如同风俗喜剧巡回剧团的演员一般，有一位上了年纪的乡村神父，一个面容粗糙的乡村年轻姑娘，以及坐在她旁边的一个男人：光头，蓄着共和派胡子，不大看得出年龄和身份。神父带了一个中型的木箱，姑娘背了一个大包袱，另一个男人则带着两个大容量黑皮箱。

“我不说英语，您知道吗？”当最开始的问题得到英国人的默认后，他继续说道，“不说英语。我，说西班牙语。您是英国人，我是西班牙人。西班牙跟英国可不一样。大不相同。西班牙，阳光，斗牛，吉他，葡萄酒。每个人都很快快乐。而在英国，没有阳光，没有斗牛，没有欢乐，每个人都很迂腐。”

说完，他停顿了一小会儿，给英国人留出时间来消化他的社会学理论，随后又说：

“英国，有国王。西班牙，没有国王。以前有国王。阿方索。现在没有了，结束了。现在是共和国。总统：尼塞托·阿尔卡拉·萨莫拉。还有选举。勒鲁斯当过，现在是阿萨尼亚。政党，要多少有多少，没一个好东西。政客们厚颜无耻，个个都是混蛋。”

英国人摘下眼镜，拿出西装上衣口袋中的手帕擦了擦，并利用这短暂的空闲望向窗外。一望无际的褐色土地上找不到一棵树木。远远望去，只见一个身着披风、头戴软帽的农夫，侧身骑着驴。天知道他从哪儿来，要到哪里去。他这样思索着，随后又将视线转回到表情严肃的发言者，尽量不在对话中表达自己的倾向性。

“我大致了解西班牙政治上这些是是非非，”他冷冷地说，“但作为外国人，我认为不应该干涉西班牙国内的事，也不好对此发表意见。”

“谁也没有干涉谁，先生，”看到英国人说着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侃侃而谈的乘客略显失望，“根本没这回事，我说这些只不过想让您了解这个问题。无论碰上什么人，知道该怎么应付也不是件坏事嘛。

就好比我在英国，无所谓去干什么，突发奇想地要骂国王。会发生什么？英国人自然会把我关进监狱。而在这儿，道理相同，结果相反。对此我只能说，世道变了啊。”

与我无关，英国人心里这么想着，嘴上却没说：真想快点结束这乏味的谈话。他巧妙地向神父使了个眼色，神父心领神会，以略带否定的口吻打断了这位共和派人士冗长的演说。英国人的小伎俩得逞了。面对着神父，共和派用拇指指着说：

“就在这儿，不往远了说，正好有一个例子可以证明我所说的话。四天前你们还能随心所欲，想干吗干吗。现在流离失所，遭人唾弃。我说得没错吧，神父？”

神父双手交叉放在膝头，一丝不苟地盯着那位乘客。

“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他不慌不忙地说。

英国人则任由他们打着嘴仗。火车依旧行驶在荒芜的平原上，缓慢而单调，只在冬日纯净的空气中留下一道浓浓的烟柱。当他再次快要入睡时，听到共和派辩驳道：

“你瞧，神父，人们是不会平白无故地烧毁教堂和修道院的。人们从来没烧过酒馆、医院甚至斗牛场。如果在整个西班牙只是选择烧毁教堂，那必然有烧的道理。”

一阵剧烈的晃动将英国人摇醒。列车停靠在了一个大站。一个穿着棉大衣、戴着围巾和鸭舌帽的工作人员跛着脚在站台上来回走着。戴着手套的手上提着一盏已经熄灭了的黄铜油灯。

“本塔德巴尼奥斯站到了！去往马德里的乘客请换车！特快列车二十分钟后开车！”

英国人从行李架上取下自己的行李，与同行的旅客告别，来到了车厢过道上。长时间不活动的他感到双腿麻木，双脚发软。尽管如此，他还是跳到了站台上。迎接他的是一阵刺骨的寒风，他不禁缩了缩脖子。

子，无望地寻找着车站工作人员——人家干完活，早已回到办公室去了。车站的时钟已经停了，不可思议地指向一点钟。旁边的旗杆上挂着一面破烂的三色旗。英国人本想马上坐上特快列车暖和暖和，但他却朝出站口的方向走去。他在一扇布满冰霜和油污的玻璃门前停下了脚步，门牌上写着：餐厅。里面的一个壁炉正散发着徐徐暖意，使空气变得朦胧。英国人摘下雾蒙蒙的眼镜，用领带擦了擦。餐厅里面唯一的顾客坐在吧台喝着白酒，抽着雪茄。吧台的伙计正看着他，手里拿着一瓶茴香酒。英国人走向这个伙计。

“早上好，我需要寄一封信，你们这儿有邮票吧？没有的话，能不能告诉我站台里哪儿有小卖部呢？”

伙计张大嘴巴看着他。随后，咕哝着说：“我不知道。”

店里唯一的客人眼神一直没离开茴香酒，插话道：“别那么老土啊，笨蛋。这下咱们会给这位先生留下什么印象啊？”然后对英国人说，“请原谅他。您说的他一个字都没听懂。在车站大厅里有个小店，您可以买到邮票，那儿也有邮箱。但去之前，来杯茴香酒吧。”

“不用了，多谢。”

“别推辞了，我请您。看您的脸色就知道您需要暖和暖和。”

“我没想到会这么冷。这么大的太阳……”

“这里可不是马拉加，先生。这儿是本塔德巴尼奥斯，帕伦西亚省。可是说冷就冷的。看您长相，应该是外国人吧。”

伙计斟了一杯茴香酒，英国人一口气吞了下去。因为之前没有吃东西，一杯酒下肚，他只觉得胃里一阵灼热，但同时一股暖流也遍布全身。

“我是英国人，”他回答刚才那位客人提的问题，“我得抓紧点了，我可不想错过去马德里的特快列车。如果不麻烦的话，我想把行李放在这儿，去小店能轻快些。”

他把酒杯放在吧台上，从一个连着车站大厅的侧门走了出去。他转了好几圈也没找到小店，直到一位托运员给他指了指一扇关闭的小窗。他用指节敲了敲，没过一会儿，小窗打开了，一个光头男人疑惑地探出头来。英国人向他说明来意后，他闭上双眼，嘴唇微动，仿佛祈祷一般。随后那男人弯下腰，重新站直后，将一本巨大的书放在窗口前的搁板上。他仔细地翻着书，然后离开了一下，回来时还拿了一个小天平。英国人将信交给他，这名邮局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称了称信，然后再次查阅起那本书计算邮资。英国人付了钱后迅速地跑回餐厅。吧台的伙计手里拿着一块脏抹布，望着天花板。对于英国人的问题，伙计回答说他那份酒钱另一位客人已经付过了。行李还在原地。英国人拎起行李，说了声谢谢，然后跑着离开了。去往马德里的特快列车在大团白色蒸汽和阵阵烟雾中开始缓慢行驶。他大步追上了最后一节车厢，跳上火车。

他连续走了几个车厢，也没有找到一个空的包厢，于是决定坐在过道里，也顾不上穿堂而过的寒风了。刚才一路跑过来让他觉得有点热，而顺利地把信寄出去让他感觉很欣慰，努力总算没有白费。现在事情已成定局。让女人都见鬼去吧！他想。

他本打算独自待会儿，享受来之不易的自由，顺便看看风景。哪知没过一会儿，他看到餐厅请他喝酒的男人蹒跚地向他走来。英国人跟他打了招呼，那个人在他旁边坐下。这个男人有五十来岁，个子不高，很瘦，脸上刻着皱纹，眼睛下方眼袋很深，目光中充满了疑虑。

“信寄出去了吗？”

“寄了。我回到餐厅发现您已经走了，还没来得及跟您道谢呢。您坐二等座旅行？”

“我想坐哪儿就坐哪儿。我是警察。您别那么看着我，幸亏如此才没人抢您的箱子。在西班牙可不能这么自信。您是去马德里还是继

续换车？”

“我去马德里。”

“方便问问您旅行的目的吗？私人旅行吗？如果不想可以不回答。”

“没什么不方便的。我是艺术品鉴定家，具体来说是西班牙画作鉴定。我不买也不卖。我写文章，为艺术品评级，与一些画廊合作。只要有可能，有没有理由我都会去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就是我的第二个家。或者说应该说就是我的家。没有比这里更让我感觉幸福的地方了。”

“不错呀，感觉是很美好的职业。我从来没听说过，”警察评论道，“恕我冒昧，您靠此生活？”

“赚得不多，”英国人承认，“但是我有一小笔年金。”

“很幸运啊。”警察说，几乎是自言自语。随后又说道，“我说，您经常来西班牙，我们的语言又说得这么好，在这儿应该有不少朋友吧。”

“朋友？没有朋友。从来没在马德里待过很长时间。再说，英国人，您知道，都比较保守。”

“也许您觉得我问这么多问题很烦，但您别误会。也是职业病吧。我时常观察别人，尝试猜测他们的职业、婚姻状况，如果可能的话，甚至是他们的意图。我的工作以预防为主，打击为辅。我隶属于国家安全部门，现在世道可不怎么太平。当然我指的不是您。对一个人感兴趣并不是怀疑这个人。最平凡的外表下也可能隐藏着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外国间谍、毒贩子。怎么看出谁是坏人谁是好人？没有人会在胸前挂个牌子写上他是什么样的人。然而，所有人都隐藏着一些秘密。就比如您吧，为什么那么着急地寄信？您完全可以几个小时后到达马德里再不紧不慢地去寄信。您不用告诉我为什么，我相信每件事都有一个简单合理的解释。我只是给您举个例子。而我的职责恰恰在于：

找出面具背后的真实面孔。”

“这里有点冷，”一阵沉默后，英国人说，“我没有穿特别保暖的衣服，如果您不介意，我要去找一个有暖气的包厢。”

“好的，好的，我不再耽搁您了。我要去餐车吃点东西，和服务员聊会儿天。我经常坐这趟列车，认识车上的服务人员。他们可是有价值信息很好的来源，特别是在一个说话直截了当的国家。祝您路途顺利以及在马德里生活愉快。我们肯定不会再见面了，给您留张我的名片，以防万一。古梅尔辛多·马兰依中校，请多关照。如果有什么需要，可以来安全局找我。”

“安东尼·怀特兰兹，”英国人说道，顺便将名片放在西装上衣口袋中，“也请您多关照。”

尽管长途旅行令他疲惫不堪，安东尼·怀特兰兹依旧睡得很浅，好几次他都被远方传来的像是枪声的声音吵醒。他住在一家以前旅行时曾经住过的旅馆中，简陋却很舒适。旅馆的门厅很小，不怎么亲切，前台接待员喜欢胡吹乱侃，但是暖气很不错，房间宽敞，屋顶很高。屋里有一个相当大的衣橱，舒适的床上铺着干净的床单，一张松木桌配一把椅子，桌上有一盏台灯，非常适合工作。长方形的窗户上装了木制的百叶窗。透过窗子，可以俯瞰宁静的安赫尔广场。对面一幢幢房子的上面，露出了圣塞巴斯蒂安教堂的圆顶。

然而，这样的氛围并不令人感到愉悦。由于天气寒冷，马德里夜生活的喧嚣被山风凄厉的呼啸声所取代，寒风还卷走了结冰发光的黑色路面上那些干枯的树叶和散落的纸张。建筑物的外墙上贴满了破旧不堪的选举宣传海报，以及各方势力始终不渝地呼吁人们罢工、起义和抵抗的传单。安东尼不光对现在的局势了若指掌，恰是这局势的严峻性吸引他到马德里来，但真实的情况却令他产生了一种混杂着焦虑和沮丧的情绪。他一会儿觉得后悔接下这份工作，一会儿又后悔把断绝关系的信寄给凯瑟琳。尽管这段关系让他满心忧虑，却是他目前生活中唯一的激励。

怀揣着一颗纠结的心，他慢悠悠地穿上衣服，时不时地对着衣柜的镜子，审视自己的形象，结果却并不怎么令人满意。由于旅行的关系，衣服起了皱，尽管他彻底细致地刷洗过，却怎么也抹不掉衣服上面的油烟垢。这身衣服配上他苍白的脸色和疲惫的体态，构成了一种

与他即将拜访的人极为不搭调的形象，并且很难给人留下他本应给人留下的印象。

离开旅馆后，他步行来到圣安娜广场。天气转晴，风吹走了云，天空呈现出冬日清冷的早晨应有的通透。酒吧和小餐馆迎来了第一批顾客。安东尼也加入到食客的行列，走进了一家冒着热咖啡和面包香气的小店。等候服务员招待的间隙，他翻开报纸，夸张的大标题和泛滥的感叹号给人一种文章普遍缺乏吸引力的感觉。在西班牙的许多地方，敌对党派之间冲突不断，造成了多人伤亡的惨剧。很多行业都发生了罢工。卡斯特立翁省的一个小镇，牧师已经被市长驱逐，人们在教堂里开起了舞会。在贝坦索斯，一座基督像被割掉了头和双脚。酒吧里的顾客一边猛抽着烟，一边指手画脚，言语犀利地评论着这些事件。

习惯了丰盛的英式早餐，浓咖啡和油腻的炸油条令安东尼感觉不适，不仅没有帮助他摆脱恼人的想法，也没有提振他的精神。他看了看自己的表，因为挂在柜台上方的六角钟和本塔德巴尼奥斯站台上的时钟一样静止不动。离赴约的时间还早，但喧哗和乌烟瘴气的环境让他透不过气来，因此他起身结账离开，向广场走去。

他大步向前走着，没一会儿就来到了普拉多博物馆的大门口，这里才刚刚向公众开放不久。他把证明他是教授和研究人员的证件出示给售票员，几经询问和犹豫后，售票员还是让他免费进去了。每年的这个时候，博物馆几乎没有参观者，更不要说是在当前马德里充满暴力和不安定因素的局势下，因此，这里很冷清。展厅里冷得像冰窖。

若非再次来到他朝思暮想的博物馆，他还会继续保持一种对世事漠不关心的态度。安东尼在一尊名为《愤怒》的作品前停留了片刻，这是雕塑家莱奥内·莱奥尼创作的卡洛斯五世青铜雕像。卡洛斯国王身披罗马战甲，手握长矛，在他脚下，野蛮和暴力的化身被制服，被

铁链拴住，鼻子紧贴胜利者的臀部。这象征着施予世界的秩序，是神的旨意，不可侵犯。

欣赏完振奋人心的作品之后，英国人直起身，径直向委拉斯开兹展厅走去。这位画家的画作给他留下的印象之深刻，远非其他任何一幅画所能及。他为此进行了多年的研究，一幅接着一幅，每天都泡在博物馆，将他所感受到的种种细节记录在便签本上，然后，筋疲力尽却很满足。回到住处后，他再把之前记录的内容誊写在了一本更大的有条格的笔记本上。

然而，这次来，他并没有打算写什么，只是像一个朝圣者一样，前往供奉着圣人的地方，寻求一种庇护。带着这种微妙的感觉，他在一幅画前停下了脚步，前后调整寻找最佳的观赏距离，擦了擦眼镜，屏住呼吸，目不转睛地看着。

英国人满心敬畏地欣赏着委拉斯开兹在与他年龄相仿时所画的《奥地利的唐·胡安》肖像。当年，这幅是用于装点王公贵族府邸的小丑和矮人系列画作的一部分。现在来看，如果有人委托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为可怜的众生画像，然后再将这些画当作华贵的装饰物，这种举动未免十分古怪。但在当时可不是这样，毕竟国王的突发奇想造就了这些伟大的作品。

与同系列中其他伙伴不同的是，这位绰号叫做“奥地利的唐·胡安”的小丑在宫中并没有固定的职位。他是一个兼职小丑，偶尔被雇来顶替临时缺席的演员，或者用来强化病态、愚笨、呆傻的效果以取悦国王和他的随从们。档案中并没有记录他的真实姓名，只留下了他夸张的绰号。让他与皇家军队最伟大的军官和卡洛斯五世国王私生子同名想必也是笑话的一部分。画中，这个小丑为了不辜负他的“盛名”，脚下放了一杆火枪、一副胸甲、一顶头盔和一些像是小口径子弹的小球。他衣着华丽，手握指挥棒，头戴一顶不成比例的大帽子，微

微倾斜，帽顶上插着艳丽的羽毛。华丽的服饰并不能掩盖事情的真相，反而令其昭然若揭：可以很快地察觉到他那撮可笑的小胡子还有紧缩的眉头，像极了几个世纪之后的尼采。小丑显然年岁不轻，他双手粗糙，双腿细长，面容憔悴，脸庞消瘦，颧骨突出，眼神躲躲闪闪，十分可疑。更为可笑的是，人物背后，画的一侧，隐约可以看到海战的场景，也许是战后的残局：燃烧的船只冒着黑色的浓烟。真正的奥地利的唐·胡安曾在著名的勒班陀战役中指挥西班牙舰队抵抗土耳其人的入侵，用塞万提斯的话说就是，几个世纪以来最伟大的壮举。画中战斗的场景并不是很清晰，可能是现实的片段，一个寓言，小丑的模仿或者梦境。这些都是为了达到讽刺的效果，但是对于英国人来说，描绘这场战役所使用的超越那个时代所有画作，且后来的画家透纳也使用过，用来达到相同目的的技法，不禁令人叹为观止。

安东尼好不容易才恢复了平静，又看了看表。约定的时间快到了，若想要准时赴约，就得马上出发了。他一贯守时，并不是什么美德，也不是为了表示礼貌，而是一种优秀民族特性的体现：尽人皆知的英国式准时。趁没人看见，他向画中的小丑点头致意，然后转身离开博物馆，并没有理会挂在墙上的其他画作。

走上街头，脚踏实地的感觉让他惊异地发现，在欣赏画作时略微伤感的思索并没有加深他的低落情绪，反而将它们驱散了。他这才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身处马德里。这座城市总是给他带来美好的回忆，为他注入无比激动的自由感。

安东尼·怀特兰兹一向很喜欢马德里。这儿与其他西班牙或者欧洲城市不同的地方在于，马德里并非起源于希腊，也不是罗马，也不是中世纪，而是文艺复兴。腓力二世一手造就了它，并于1561年在这儿建立了宫廷。因此，马德里并没有什么可以追溯到某个神明的创城神话，也没有哪个罗马圣母将它纳入自己木质雕像的庇护之下，更没